四庫全書

子部

太平御覽卷二百八十四

宋 李昉等 撰

兵部十五

機略三

機略三

後漢書朱儁傳曰趙弘據宛城儁因急擊弘斬之賊餘帥韓忠復據宛拒儁儁兵少不敵乃張圍結壘起土山以臨

城内因鳴鼓攻其西北賊悉衆赴之儁自將精卒五千掩其東北乗城而入忠乃退保小城惶懼乞降司馬張超及徐璆秦頡皆欲聽之儁曰兵有形同而勢異者秦項之際人無定主也故賞附以勸來耳今海内一統唯黄巾造寇納降無以勸善討之足以懲惡今若受之更開逆意賊利則進戰鈍則乞降縱敵長寇非良計也因急攻連戰不剋儁登土山望之顧謂張超曰吾知之矣賊今外圍周固内營逼急乞降不受欲出不得所以死戰也萬人一心猶不

可當況十萬乎其害甚矣不如撤圍并兵入城忠見圍解勢必自出自出則意散易破之道也既而解圍忠果出戰嵩因擊之大破之乘勝逐北數十里斬首三萬餘級忠等遂降

又曰董卓將三萬討先零羌卓於望垣北為羌胡所圍粮食乏絕進退逼急乃於所渡水中偽立隔以捕魚而潛從隔下過軍賊追之以水深不得渡時衆軍敗退唯卓全師而還

又曰臧宫將兵屯駱越越人謀叛從蜀宫兵少力不能

制會屬縣送度輸車數百乘至宫夜使鋸斷城門限令車廻轉出入至旦越人候伺者聞車聲不絶而門限斷相告以漢兵大至其渠帥乃奉牛酒以勞軍大陳兵會擊牛釃酒饗賜慰納之

又曰梁州賊王國圍陳倉拜皇甫嵩為左將軍督前將軍董卓各率二萬人拒之卓欲速赴陳倉嵩不聽卓曰知者不後時勇者不留決速救則城全不救則城滅嵩曰不然百戰百勝不如不戰而屈人之兵是以先為不

可勝以待敵之可勝不可勝者在我可勝者在彼彼守不足我攻有餘有餘者動於九天之上不足者陷於九地之下令陳倉雖小城守固備非九地之陷也王國雖強而攻我之所不救非九天之勢也夫勢非九天攻者受害陷非九地守者不拔國今已陷受害之地受害陷非九而陳倉保不拔之城我可不煩兵動衆而取全勝之功將何救馬遂不聽王國圍陳倉自冬迄春八十餘日城堅守固竟不能拔賊衆疲弊果自解去嵩進兵擊之卓曰不可

兵法窮寇勿迫歸衆勿追司馬兵法之言今我追國是迫歸衆追窮寇也困獸歸鬬蜂蠆有毒況大衆乎嵩曰不然前吾不擊避其鋭也今而擊之待其衰也所擊疲師非歸衆也且走者莫有鬬志以整擊亂非窮寇也遂獨進擊之使卓為後拒連戰大破之斬首萬餘級國走而死卓大慚恨由是拒嵩

又曰吴漢岑彭討公孫述述使其將延岑等悉兵拒廣漢及資中又遣將侯丹率二萬餘人拒黄石彭乃多張

疑兵使護軍楊翕與臧宮拒延岑等自分兵浮江下還江州（今南郡即漢江州縣）泝都江而上（都江城都江也）襲擊侯丹大破之因晨夜倍道兼行二千餘里徑拔武陽使精騎馳廣都去城都數十里勢如風雨所至皆奔散初述聞漢軍至武陽繞出延岑軍後蜀地震駭

又曰馬援為隴西太守發步騎三千人擊先零羌將其妻子輜重移阻於允吾谷（允吾音鈆牙）援乃潛行間道掩赴其營羌大驚壞復遠徙唐翼谷中援復追討之羌引精

兵聚北山工援陳軍向山而分遣數百騎繞襲其後乘夜放火擊鼓呌譟遂大潰

又曰馮異與鄧禹率車騎將軍鄧弘等議攻赤眉異曰賊衆尚多可稍以恩信傾難卒用兵破也上今使諸將屯澠池要其東而異擊其西一舉取之此萬全計也禹弘不聽弘遂大戰移日赤眉佯敗棄輜重而走車皆載土以豆覆其上兵士餓爭之赤眉自引還擊弘弘軍大亂異與禹合兵救之赤眉小却異謂士卒餓倦可且休

禹不聽復戰大為所敗

又曰河南賊張步據地漢將耿弇討之辟於臨淄步與其三弟藍弘壽及故大彤渠帥重異等兵重姓異名也號二十萬至臨淄大城東將攻弇弇先出淄水上與重異遇突騎欲縱弇恐挫其鋒令步不敢進固示弱以盛其氣乃引歸小城陳兵於內步氣盛直攻弇壽與弇裨將劉歆等合戰弇升王宮壞臺望之臨淄本齊國所都即齊王宮中壞臺也視歆等交鋒乃自引精兵橫衝步陣於東乘下大破之

又曰赤眉青犢十餘萬衆並在射犬光武引兵將擊之耿純軍在前去衆營數里賊忽夜攻純雨射營中士多傷純勒部曲堅不動選敢死千人俱持彊弓各傅三矢使銜枚閒行傅著也繞出賊後齊聲呼譟強弓並發賊衆驚走追擊之遂敗

又曰光武遣將王霸馬武擊河南賊周建於垂惠賊帥蘇茂將五校兵四千餘人救建而先遣精騎遮擊馬武軍糧武往救之建從城中兵出夾擊武武恃霸之援戰

不甚力爲茂建所敗武軍奔過霸營大呼求救霸曰賊兵盛出必兩敗努力而已閉營堅壁軍吏皆爭之霸曰茂兵精銳其衆又多吾吏士心恐而馬武與吾相恃兩軍不一此敗道也今閉營固守示不相援賊必乘勝輕進馬武無救其戰自倍如此茂建家疲勞吾乘其弊乃可克也茂建果悉出兵攻武合戰良久霸軍中壯士路潤等數十人斷髪請戰霸知士心銳乃開營後出精騎襲其背茂建前後受驚亂敗走

又曰西域莎車國實不供將兵校史班超發于闐疏勒諸國二萬五千人擊之莎車求救龜兹龜兹王遣左將軍發温宿姑墨尉頭合五萬人助之超名諸將及于闐疏勒王議曰兵少不敵莫如各解散去于闐從東歸長史亦從此西歸夜半聞鼓聲便發衆皆以為然乃陰緩所擒得生口歸以超言告龜兹龜兹聞之喜使其將以萬騎於西界遮温宿王將八千騎于東界遶于闐王人定後超密令諸司馬勒兵至雞鳴馳赴莎車草營掩覆

之胡皆驚走斬首五千級莎車遂降
又曰光武遣將鄧禹西征至河東禹擊更始將王匡禹
軍不利戰罷明日癸亥以六甲窮日不出禹因得更整
兵勒衆明晨匡悉軍出攻禹禹令軍中無得徹動既至
營下因傳發諸將鼓而並進大破之
又曰馮異將數萬人與賊約期會戰使壯士變服與赤
眉同伏于道側明日赤眉使萬人攻異前部異少出兵
以救賊見勢弱遂悉衆攻異異乃縱兵大戰伏兵卒起

衣服相亂赤眉不復識别遂驚潰大破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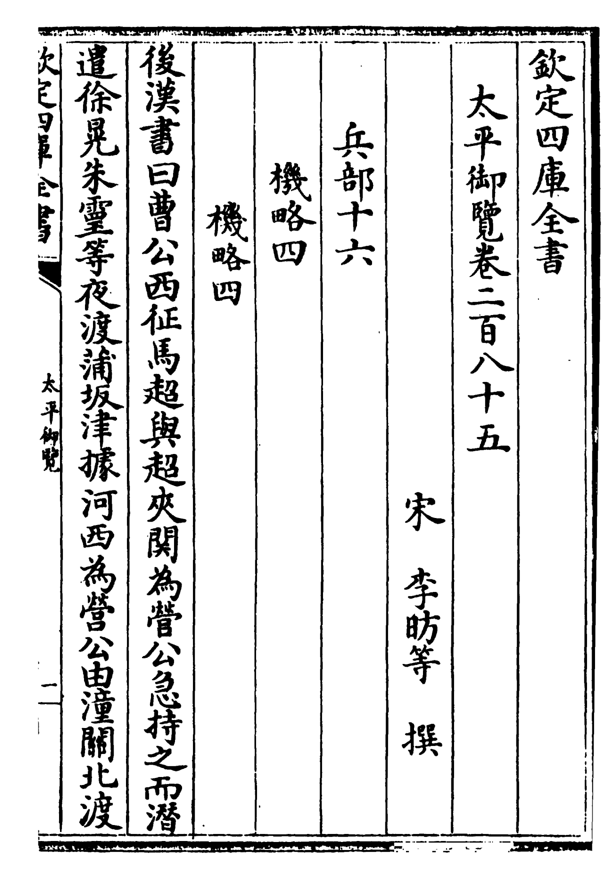
又曰曹公征河北師次頓丘黒山賊于毒等攻東武陽曹公引兵西入山攻毒等本屯毒聞之棄武陽還魏武要擊于内黄大破之

又曰曹公征張繡于穰荀攸曰繡仰食于劉表表不能供也勢必離今緩之可誘致急之則相救公不聽與繡戰表果救之公敗歸

又曰青徐黄巾三十萬衆入勃海界欲與黒山合公孫

瓚率二萬人逆擊於東光南大破之斬首二萬餘級賊棄輜重數萬兩奔走渡河瓚因其半濟薄之賊復大破死者數萬

太平御覽卷二百八十四



欽定四庫全書

太平御覽卷二百八十五

宋 李昉等 撰

兵部十六

機略四

機略四

後漢書曰曹公西征馬超與超夾關為營公急持之而潛遣徐晃朱靈等夜渡蒲坂津據河西為營公由潼關北渡

未濟超赴舡急戰因放馬牛以餌賊賊亂取牛馬公得渡
循河為甬道而南賊退距渭口公乃多設疑兵潛以舟載
兵入渭為浮橋夜分兵結營渭南賊夜攻營伏兵擊破之
魏志曰曹公與袁紹相持官渡曹公循河而西紹於是渡
河追公軍至延津南公勒兵駐營南坂下使登壘視之
曰可五六百騎有頃復白騎稍多步兵不勝數公曰勿
復白乃令騎放馬解鞍是時車馬輜重就道諸將以為
敵騎多不如還保營荀攸曰此所以餌敵也如何去之

紹騎將文醜與玄德將五六千騎前後至諸將復白可
上馬公曰未也有頃騎至稍多或分輜重公曰可矣乃
皆上馬時騎不滿六百遂縱兵擊之大破
又曰曹公既尅鄴袁尚熈遂奔遼東衆百數十初遼東
太守公孫康恃遠不服曹公破烏丸或說公遂征之尚
熈可擒公曰吾乃使康斬送其首不煩兵矣公引兵還
康果斬送尚熈傳其首諸將或問曰公還而康斬尚熈
何也公曰彼素畏尚熈其急之則幷力緩之則相圖其

勢然也

又曰曹公討烏丸出盧龍塞外道絶不通乃塹山堙谷五百餘里經白檀歷平岡涉鮮卑庭東指柳城未至二百里敵乃知之將數萬騎逆軍登白狼山卒與敵遇衆甚盛公登高觀敵陣不整縱兵擊之使張遼為先鋒大敗之

又曰黄巾賊起命將朱儁率兵討之賊帥韓忠據宛拒儁儁兵少不敵乃長圍結壘起土山以臨城内因鳴鼓攻其西南賊悉衆赴之儁自將精卒五千掩其東北乘

城而入忠乃退保小城惶懼乞降

又曰曹公與袁紹相持官渡紹遣將郭圖淳于瓊顔良等攻東郡太守劉延於白馬紹引兵至黎陽將渡河曹公北救延津荀攸說曰今兵少不敵分其勢乃可公到延津若將渡兵向其後紹必分兵西應之然後輕兵襲白馬掩其不備顔良可擒也公從之紹聞兵渡即分兵西應之乃引軍兼行趨白馬未至十餘里良大驚來逆戰使張遼諸人先登擊破斬良遂解白馬圍

又曰曹公擊破馬超超走凉州關中平諸將問曹公曰初賊守潼關渭北道缺不從河東擊馮翊而反守潼關引日而後北渡河何也公曰賊守潼關若吾入河東賊必引兵分守諸津則西河未可渡也吾故盛兵向潼關使賊悉衆南守則西河之備虚故令徐晃等得渡取西河然後引軍北渡賊不能與吾爭西河者以有二將之軍也連車樹柵為甬道而南既為不可勝且以示弱渡渭為堅壘虜至不出所以示驕之也故賊不為營壘而

求割地吾因順言許之所以縱逸其意使自安而不為備因蓄士卒之力一朝擊之所謂疾雷不及掩耳兵之變化固非一道也

又曰蜀關雲長圍曹公將曹仁於樊又圍將軍吕常於襄陽曹公遣將徐晃救仁以雲長難與爭遂前至偃城晃詭道作都塹示欲截其後賊燒屯走晃得偃城兩面連營稍前去賊圍三丈所未攻賊圍頭有屯又別屯四冢晃揚聲當攻圍頭屯而密攻四冢雲長見四冢欲壞自

將步兵五千出戰晃擊之退走遂追陷與俱入圍破之或自投沔水死曹公令曰賊圍塹鹿角十重將軍致戰全勝遂陷敵圍多斬首虜吾用兵三十餘年及所聞古之善用兵未有長驅徑入敵圍者也

又曰曹公征關中進軍渡渭馬超及韓遂請戰不許因請割地公用賈詡計偽許之韓遂請與公相見公與遂交馬語移時不及軍事但說京都故舊拊手歡笑既罷超等問遂公何言遂曰無所言也他日公又與遂書多

所縣竄如遂改定者超等愈疑遂公乃與尅日會戰先以輕兵挑之戰良久乃縱驍騎夾擊大破之遂超走涼州

魏志又曰司馬宣王征公孫文懿次于遼水文懿遣將軍畢衍楊祚等步騎數萬阻遼隧以距之圍塹二十餘里宣王軍至令衍逆戰宣王遣將軍胡遵等擊破之宣王令軍穿圍引兵東南向而急東北即趨襄平衍等恐襄平無守夜走

又曰郭淮討叛羌遮塞等屯河關白土故城據河拒軍淮見形上流密于下渡兵據白土城擊大破之

又曰李典與程昱等以船運軍粮會袁尚遣將高蕃將兵屯河上絶水道典與諸將議曰蕃軍少甲而恃水有懈怠之心擊之必尅宜亟攻之昱以為然遂北渡河攻蕃破之水道復通

又曰司馬宣王征公孫文懿沉舟潛濟遼水作長圍忽棄敵而向襄平諸將言曰不攻敵而作圍非所以示衆

也宣王曰敵堅營高壘欲以老吾兵也攻之正入其計

此王邑所以恥過昆陽也古人云敵雖高壘不得不與

我戰者攻其所必救也敵大衆在此敵國虚矣我直指

襄平必懷内懼懼而求戰破之必矣遂整陣而過敵見

兵出其後果邀之宣王謂諸將曰所以不攻敵營正欲

致此不可失也乃縱兵逆擊大敗破之三戰皆捷

又曰田豫字國讓率兵擊鮮卑軻比能單將鋭卒深入

敵庭敵人衆多鈔軍前後斷截歸路國讓乃進軍去敵

十餘里結屯營多聚牛馬糞然之從他道引去敵見煙火不絶以為尚在去行數十里乃知之

又曰諸葛誕文欽反據壽春司馬景王總兵討之謂諸將曰彼當突圍决一朝之命或謂大軍不能久省食減口冀有他變料敵之情不出此二者今當多方以防之備其越逸此勝計也因命合圍分遣羸疾就穀淮北廩軍士大豆人三升欽聞之果喜景王愈羸形以示之多縱反間揚言吴救方至誕等益寛恣食俄而城中乏粮

諸將並請攻之景王曰誕聚粮固守外結吳人自謂足
據淮南必不便走今若急之損遊軍之力外冦卒至表
裏受敵此危道也且堅守三面若賊六道而來軍粮必
少吾以遊兵輕騎絶其轉輸不戰而破欽等必為擒矣
誕欽等出攻長圍諸軍逆擊走之初誕欽内不相恊乃
至窮蹙轉相疑貳誕殺欽欽子鴦踰城降以為將軍封侯使
廵城而呼景王見城上持弓者不發因令攻而拔之
又曰諸葛誕據壽春反遣將王基討之吴遣朱異來救

誕於安城詔王基引諸軍轉據北山基謂諸將曰今圍壘轉固兵馬向集但當精修守備以待越逸而更移兵守險使得放縱雖有智者不能善其後矣遂守便宜上疏曰今與賊交利對敵當不動如山若遷移依險人心搖蕩於勢大損諸軍並據深溝高壘衆心皆定不可傾動此御兵之要也書奏報聽之壽春竟破司馬文王與基書曰初議者云云求移者甚衆時未臨履亦謂宜然將軍深筭利害獨秉國忠上違詔命下拒衆議終至制

敵擒冦雖古人所述不是過也

又曰郭淮在漢中時蜀先主欲渡漢水來攻諸將議衆寡不敵依水為陣以距之淮曰此示弱而不足挫敵非筭也不如遠水為陣引而致之半渡而後擊彼可破也既陣蜀主不敢渡通典曰蜀主悟之不敢渡

又曰文帝初北國强盛侵擾邊塞乃使田豫持節護烏桓校尉時鮮卑數十部比能彌加素利等割地統御各有分界乃共要盟不得以馬與中國市豫以外境為一

非中國之利乃先搆離之使自為讐敵互相攻伐素利遠盟出馬千疋與官為比能所擊求救于豫豫深入北庭敵追豫到馬城圍之十重豫密使司馬建旌旗鳴鼓吹從南門出敵人皆往赴之豫將精鋭自北門中鼓譟而起兩頭俱發出敵不意敵衆亂棄馬步走追討二十餘里僵屍蔽地北兵破膽威振沙漠

又曰諸葛亮出斜谷司馬宣王屯北原亮盛兵西行諸將皆欲攻西圍郭淮獨以為此見形於西欲使吾重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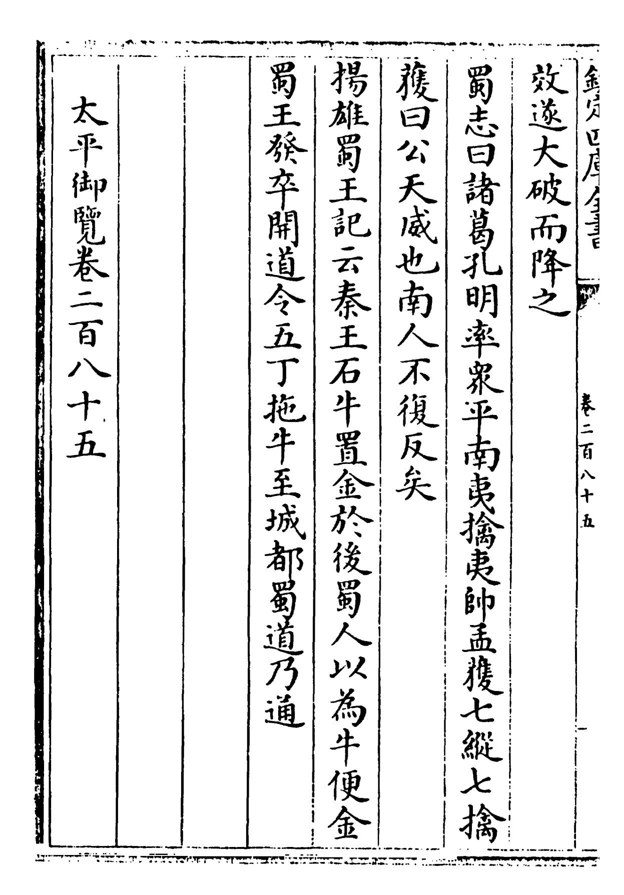
應之

吴志曰曹公入荆州玄德為曹公所破與魯肅遇于當陽遂共圖討遣諸葛亮詣孫權權遣周瑜程普與之并力逆曹公遇於赤壁瑜部將黄蓋曰今寇衆我寡難與持久觀曹操船艦相接可燒而走也乃取艨艟数十實以薪柴上建牙旗蓋先報書欺以欲降曹公軍延頸指言蓋降蓋收諸舡同時發火火烈風猛延燒岸上營落煙熖漲天人馬燒溺死者甚衆軍遂敗走

又曰周瑜使甘寧據夷陵魏將曹仁圍寧呂蒙往救之仍分遣三百人柴斷嶮道賊走可得其馬軍到夷陵即日交戰所殺過半敵夜遁去行過柴道騎皆下馬步走蒙兵追促獲馬三百疋

又曰賀齊討黟歙賊帥陳僕祖山等二萬户屯歷林山山四面壁立高數十丈逕路危狹不容方楯賊臨高下石不可得攻軍住經日將吏患之齊身出周行觀視形便陰募徑捷士為作鐵戈密於隂嶮賊所不備處以戈斬

山為緣道道成夜令潛上乃多懸布以援下人得上百
數十人四面流布俱鳴鼓角齊勒兵待之賊夜聞鼓聲
四合謂大軍悉以得上驚懼惑亂不知所為守路備險
者皆走還依衆大軍因是得上其中有善禁術吴師刀
劒不得拔弓弩射矢俱還自向輒致不利齊曰吾聞之
雄黄勝五六還丹能威敵夫金有刄蟲有毒者皆可禁
以無刄之兵不毒之蟲彼必無能為也遂伐木為栅列
陣四面羅布俱鳴鼓角勒兵待曙賊惶遽無依禁術不



敚遂大破而降之

蜀志曰諸葛孔明率衆平南夷擒夷帥孟獲七縱七擒獲曰公天威也南人不復反矣

揚雄蜀王記云秦王石牛置金於後蜀人以為牛便金蜀王發卒開道令五丁拖牛至城都蜀道乃通

太平御覽卷二百八十五

欽定四庫全書

太平御覽卷二百八十六

宋　李昉等　撰

兵部十七

機畧五

機畧五

王隱晉書曰馬隆子咸為成都王前鋒統陸機攻長沙王乂於石橋將士罷仗嚴利長沙王所統官軍司馬王

瑚率衆討咸咸堅不動瑚乃使數十騎下馬縛戟於馬鞍頭放令伺咸又使數十騎各剌所放馬馬驚奔咸軍軍即壞瑚因馳逐猛戰臨陣斬咸

晉書毛寶傳曰時蘇峻送米萬斛饋祖約約遣司馬桓撫等迎之寶告其衆曰兵法軍令有所不從豈可不上岸邪乃設變力戰悉獲其米

又曰馬隆平泰原加赤幢曲葢鼓吹隆竒謀間發夾道累磁石賊負鐵鎧行不得前隆卒先被犀甲無所留礙賊咸以為神也

又曰衛瓘既囚鄧艾諸將圖欲結艾整仗趨瓘營輕出迎之僞作表章將申明艾事諸將信之而止

又曰劉琨少負壯氣有縱横之才善交勝己而頗浮誇與范陽祖逖為友聞逖被用與親故書曰吾枕戈待用志梟逆虜常恐祖生先吾着鞭其意相期如此在晉陽嘗為敵兵所圍數重城中窘迫無計琨乃乗月登樓清嘯敵兵聞之悽然長嘆中夜奏胡笳敵皆又流涕歔欷有懷土之切曉復吹之敵棄圍而走

又曰盧循自廣州南下戎卒十萬舩艫千艘討敗將軍劉毅于桑落逕至江寧循妹夫徐道覆有膽決知裕已還欲乾没一戰請於新亭至白石焚舟而上數道攻之循多謀少決欲以萬全為計固不聽道覆曰我終為盧公所誤事必不成使我得為英雄主驅馳天下不足定也循後戰敗

又曰王敦反敦既死以兄子應為嗣沈充自吴率衆萬餘人至與王含等合充司馬顧颺説充曰今日舉大事而

天子已扼其喉情離衆沮鋒摧勢挫持疑猶豫必致禍敗今若决破棡塘因湖水灌京邑肆舟艦之勢極水軍之用此所謂不戰而屈人之兵上策也藉初至之鋭并東南衆軍之力十道俱進衆寡過倍理必摧陷中策也轉禍為福因敗為成召錢鳳計事因斬之以降下策也充不能用颺逃歸於吴含復率衆渡淮蘇峻等逆擊大破之充亦焼營而退既而周光斬錢鳳吴儒斬充並傳首京師

又載記曰苻登攻姚萇萇退還安定登就食新平留大軍于胡空堡率騎萬餘圍萇營四面大哭哀聲動人萇惡之命三軍哭以應登登乃引退

又曰河間王顒在關中遣將張方討長沙王乂方率衆自函谷入屯河南乂遣左將軍皇甫商拒之而敗張方率兵入洛陽乂奉惠帝討方于城内方軍遥見乘輿於是引退方止之不得衆遂大敗方退壁于十二里橋人情挫衂無復固志或勸方夜遁方曰兵之利鈍是常貴

因敗以為戍耳我更前作壘出其不意此用兵之奇也乃使潛進逼洛城七里乂既新捷不以為意忽聞方壘成乂師乃戰遂大敗

又曰石勒據襄國晉將王浚遣督護王昌及鮮卑段就六眷末柸等部衆五萬餘以討勒時城隍未修乃築隔城重柵以待之就六眷屯于渚陽勒分遣諸將連出挑戰頻為六眷所敗又聞其大造攻具顧謂其將佐曰今寇來轉逼彼衆我寡恐攻圍不解外救不至內粮罄絶

必敗不能固也吾將簡練將士大陣於野以決之何如諸將曰宜固守以疲寇彼師老自退追而擊之必尅張賔曰聞就六眷尅來月上旬送死北城必以我勢寡弱謂不敢出戰意必懈怠今段氏種衆之悍末柸尤最其卒之精勇悉在末柸可勿復出戰示之以弱速鑿北壘為突門二十餘道候賊列守未定出其不意直衝末柸帳敵必震惶計不及設所謂迅雷不及掩耳末柸之衆既奔餘自摧散擒末柸之後王浚指揮而定勒納之即

以孔萇為攻戰都督造突門于北地鮮卑入屯北壘勒
候其陣未定躬率將士鼓譟于城上會孔萇督諸突門
伏兵俱出擊之生擒末柸就六眷等衆遂奔散萇乘勝
追擊枕屍三十餘里獲鎧馬五十疋就六眷收其遺衆
屯于渚陽遣使求和送鎧馬金銀并以末柸三弟為質
而請末柸諸將並勸殺末柸以挫之勒曰遼西鮮卑與
我素無怨讐為王浚所使耳今殺一人結怨一國非計
也放之必悦不復為浚用矣於是納其質盟于渚陽就六

眷等引還

又曰杜預以太康元年正月陳兵于江陵遣參軍樊顯尹林鄧圭襄陽太守周竒等率衆循江西上授以節度旬日之間累尅城邑皆如預策馬又遣牙門管定周㫖伍巢等率竒兵八百汎舟夜渡以襲樂鄉多張旗幟起火巴山出於要害之地以奪賊心吳都督孫歆震恐與伍延書曰北來諸軍乃飛渡江也吳之男女降者萬餘口㫖巢等伏兵樂鄉城外歆遣軍出拒王濬大敗而還㫖

等發伏兵隨歆軍而入歆不覺直至帳下虜歆而還故軍為之謡曰以計伐戰一當萬

又曰劉牢之等討妖賊孫恩恩敗走虜男女二十餘萬口一時入海懼官軍之躡乃緣道多棄寶物子女時東土殷實粲麗盈目牢之等遽收斂故恩復得逃入海通典曰孫恩用此術獲免也

又曰李矩守滎陽後趙石勒親率兵襲矩矩遣老弱入山令所在散牛馬因設伏以待之賊爭取牛馬伏發齊

呼聲動山谷遂大敗之斬獲甚衆乃退

又曰劉琨守太原遣將姬澹率十餘萬討石勒勒將拒之或諫曰澹兵馬精盛其鋒不可當宜深溝高壘以挫其鋭攻守勢異必獲萬全勒曰澹大衆遠來體疲力竭犬羊烏合號令不齊可一戰擒之何强之有寇已垂至胡可捨去大軍一動豈易中還若澹乘我之退顧無暇焉得深溝高壘乎此不戰而自滅亡之道立斬諫者以孔萇為前鋒都督令三軍後出者斬設疑兵於山

上分為二伏勒輕騎與澹戰偽收衆而北澹縱兵追之勒前後伏兵夾擊澹軍大敗

又載記曰前慕容廆封畧漸廣廆胡罪切據棘城晉平州刺史東夷校尉崔毖毖音祕陰結高句麗及宇文段田等謀滅廆以分其地遂同伐廆廆曰彼信崔毖虛說邀一時之利烏合而來耳既無統一莫相歸伏吾今破之必矣然彼軍初合其鋒甚鋭幸吾速戰若逆擊之落其計矣靖以待之必懷疑貳迭相猜防一則疑吾與毖譎而覆

之二則自疑三國之中與吾有韓魏之謀者待其人情沮惑然後取之必矣於是三國攻棘城廆閉門不戰遣使送牛酒以犒宇文大言於衆曰崔毖昨有使至於是二國果疑宇文同於廆也引兵而歸宇文悉獨官曰二國既歸吾當獨兼其國盡衆逼城建營三十里廆簡鋭士配子皝推鋒於前皝音晃子翰領精騎為奇兵從傍出直衝其營廆方陣而進悉獨官自恃其衆不設備見廆軍之至方率兵拒之前鋒始交翰已入其營縱火焚之衆

遂大敗

又曰蘇峻反攻尅石頭城據之帝以陶侃温嶠率兵討之諸將請於查浦築壘監軍李根曰查浦地下又在水南唯白石峻極險固可容數千人賊來攻之不便破賊之術也侃從之夜修曉訖賊見壘大驚賊攻大業侃將救之長史殷羨曰若大業步戰不利則大事去矣但當急攻石頭峻必救之而大業自解侃又從羨言峻果棄大業救石頭諸軍與峻戰陵東侃又督竟陵太守李陽部

將彭世斬峻於陣賊衆遂潰

又曰妖賊孫恩北出海鹽劉裕為將築城于海鹽賊日來攻城内兵力甚弱裕深獨慮之一夜偃旗匿衆若已遁者明旦開門使羸疾數人登城賊遥問裕所在曰夜已走矣信之乃率衆大上裕乗其懈怠奮擊大破之

崔鴻十六國春秋曰北凉沮渠蒙遜率兵伐南凉秃髪傉檀（傉奴沃切）入其境徙數千户而還傉檀追及蒙遜于窮泉蒙遜將擊之諸將皆曰賊已安營不可犯也蒙遜曰

俘檀謂吾遠來疲弊必輕而無備及其壘壁未成可一鼓而滅進擊敗之秉勝至于姑臧夷夏降者乃數千戶俘檀懼請和之而歸

又曰前燕將慕容垂討丁零翟釗于滑臺次于黎陽津釗于南岸拒守垂徙營就西津為牛皮船百餘艘載疑兵列仗泝流而上釗先以大衆備黎陽見垂向西津乃棄營西拒垂潛遣其桂林王慕容鎮率驍騎於黎陽津夜濟壁于河南釗聞而奔士衆疲渴走歸滑臺釗攜妻

子率數百騎北趣日鹿盎遣追擊盡擒其衆

又曰後燕慕容盛據遼東其遼西太守李朗陰引後魏軍上表請發兵以拒寇盛曰此必詐也召其使而詰之果驗盡滅其族遣將李悍率騎討之師次建安召悍旋師朗聞其家被誅也擁二千餘户以自固及聞悍中路而還謂有内變不復為備留其養子守令支迎魏師于北平悍候知之襲尅令支遣裨將追朗及于無終斬之盛謂羣臣曰前以追悍還者朗新為叛逆必忌官威一

則鳩合同類刼害良善二則亡竄山澤未可卒平故非意而還以盈怠其志卒然掩之必尅之理也羣臣皆曰非所及也

又曰前秦符堅陷襄陽晉將桓冲攻之堅將慕容垂等率步騎五萬救襄陽以石越為前鋒次于沔水垂越夜命三軍人持火炬於樹枝光照数里冲懼退還

又曰後趙石勒將石季龍大掠陳蔡間而去晉將姚豹守譙城住西臺東晉將祖逖遣將韓潛等鎮東臺同一

大城賊從南門出入放牧遜軍開東門相守四旬遜以布囊盛土如米狀使千餘人運上臺又令數人擔米偽為疲極而息於道賊果逐之皆棄擔而走賊既獲米謂遜士衆豐飽而北兵饑久益懼無復膽氣

又曰後涼呂光遣將呂延伐西秦乞伏乾歸遂大敗之乾歸因大泣嘆曰死中求生正在今日也乃縱反間稱乾歸東奔成紀呂延信之引師輕進延司馬耿雅諫曰乾歸雄勇過人權畧難測破王廣尅楊定皆羸師以誘

之雖蕞爾小國蕞左外切亦不可輕也困獸猶鬬况乾歸而可覩風自散乎今宜部陣而前步騎相接徐候諸軍大集可一舉滅之延不從戰敗死之

又曰北凉沮渠蒙遜伐西凉李士業於酒泉先攻浩亹浩音誥亹音門蛇盤於帳前蒙遜笑曰前一為騰蛇今盤在吾帳天意欲吾廻師燒攻具而還次于川岩聞李士業徵兵欲攻張掖蒙遜曰入吾計矣但恐聞吾廻軍不敢前也兵事尚權乃露布西境稱得浩亹將布進軍黄谷士

業聞而大悅進入都瀆閭蒙遜潛兵逆之敗士業于懐城遂進尅酒泉

又曰南凉秃髮傉檀守姑臧伐秦姚興遣將姚弼等至於城下傉檀驅牛羊於野弱衆抷掠傉檀分擊大破之

又曰前燕慕容儁巳尅幽薊至于冀州冉閔率師拒之與儁將慕容恪相遇於魏昌閔將董潤言于閔曰鮮卑乘勝勁不可當也請避之以溢其氣然後濟師以擊之可以捷也閔怒曰吾成師以出將平幽州斬慕容儁今

遇恪而避之人將侮我矣閔威名素振燕衆咸憚之恪謂諸將曰閔勇而無謀一夫之敵耳雖有甲兵不足擊也吾今分軍為三部犄角以待之閔性輕鋭又以吾軍勢非敵必出萬死衝吾軍中吾今貫甲厚陣以俟其至諸軍但勵卒從傍須其戰合夾而擊之必尅閔與恪遇十戰皆敗之恪乃以鐵鎖連馬簡善射鮮卑勇而無剛者五千方陣而前閔乗駿馬左仗雙刃右執鉤戟順風擊之斬鮮卑三百餘級俄而燕騎大至圍之

太平御覽卷二百八十六

欽定四庫全書

太平御覽卷二百八十七

宋 李昉等 撰

兵部十八

機畧六

機畧六

宋書曰武帝遣將朱齡石伐譙縱於蜀帝曰往年劉敬宣黄武無功而退賊謂我今應從外水往而料我當出

其不意猶從內水來也如此必重兵守涪音浮城以備內道若回黄武正墮其計令以大衆自外水取成都疑兵出內水此制敵之竒也而慮此聲先馳賊審虛實別有函書全封付齡石署函邊曰至白帝乃開諸軍雖進未知處分所由至白帝發書曰衆軍悉從外水取成都臧熹出於中外漢廣使羸弱乘高艦十餘由內水向黄武衆軍乃倍道兼行譙縱果備內水使其大將譙道福以重兵戍涪城遣其將侯耀譙詵等率衆萬餘屯彭模夾水為城齡石至彭模

諸將以賊水北城險衆多咸欲先攻其南城齡石曰不然
雖寇在北令居南城不足以破北若盡銳以拔北壘南城
不麾而自散也遂攻北城詰朝戰至日昃焚其樓櫓四面
並登斬侯耀譙詵仍回軍以麾南城即時散潰
又曰劉道濟為益州刺史政刑失中羣盜蜂起攻圍州城
道濟將裴方明出東門破賊三營斬首數百級賊雖敗巳
復還合方明復僞出北門迴擊城東大營殺千餘人時天
大霧方明等復揚聲出東門而潛自北門出攻城西諸營

賊衆大潰於是奔散

孔融别傳曰孔文舉年四歲時每與諸兄共食梨引小者人問其故答曰我小兒法當取小自此宗族奇之

又曰融十歲隨父詣京師聞漢中李公清節直諒慕之欲往觀其為人遂造公門謂門者曰我是公通家子孫也門者白之公曰髙明父祖常與孤遊乎跪而應曰先君孔子與明公先李老君同德比義而相師友則融與公累世通家坐中數十人莫不歎息咸曰異童子也太

中大夫陳煒後至曰人小了了或未能佳少府尋聲答曰君子之幼時宜當惠乎李公撫扑大笑顧少府曰高明長大必為偉器范曄後漢書云詣李膺也

何晏别傳曰晏時小養魏宫七八歳便慧心天悟衆無愚智莫不貴異之魏武帝讀兵書有所未解試以問晏晏分散所疑無不氷釋

邴原别傳曰原字根矩十一喪父家貧早孤隣舍有書原過其傍而哭師問曰童子何罪原曰一則願其不孤

二則羡其得學師亦哀原之言而為之勸童子苟有志我徒相教不求費也於是遂就書一歳之間誦孝經論語

管輅别傳曰輅年八九歳便喜仰視星辰得人輙問其名夜不肯寐自言家雞野鵠猶尚知時況于人乎與比隣兒共戲土壤中輙書地作天及日月星辰每答言說事語皆不常宿學耆人不能折之

南史曰齊蕭鸞遣其將曾康祚趙公政衆號一萬侵

後魏豫州之太倉口魏將傅永率三千人擊之時康祚等軍於淮南永舍於淮北十有餘里永量吳楚之兵好夜斫營即夜分兵為二部出於營外又以賊若夜來必應於度淮之所以火記其淺處永記設伏乃密令人以瓠盛火度淮南岸當深處置之教云若有火起即亦𦤎之其夜康祚公政等果親領兵來斫永營東西二伏夾擊之康祚等奔趨淮水火既竟起不能記其本濟遂覩永所置之火而爭度焉水深溺而死斬首者數千級

生擒公政康祚人馬墜淮曉而獲其尸
又曰東昏侯以劉山陽為巴西郡太守配精兵三千使
過荆州就行事蕭頴冑以襲襄陽梁武帝時為雍州刺
史知其謀乃遣參軍王天獸龎慶國詣江陵徧與州府
人書及山陽西上梁武謂諸將曰荆州本畏襄陽又加
以脣亡齒寒自有傷弦之急寧不闇同耶我若總荆州
之兵埽定東夏韓白重出不能為計況以無地之昏主
哉我能使山陽至荆州便即授首諸君試觀何如及山

陽至巴兵梁武復令天獸賫書與潁胄兄弟去後梁武謂張弘策曰夫用兵之道攻心為上攻城次之心戰為上兵戰次之今日是也先遣天獸往州府人皆有書令乘驛甚急止有兩封與行事兄弟云天獸口具及問天獸而口無所說行事不暗相聞不容矯有所道天獸是行事心膂彼聞必謂行事與天獸共隱其事必人人疑山陽惑於衆口必相嫌貳則行事進退無以自明必恐漏吾謀内是馳兩空函定一州矣山陽至江安聞之果疑

不上頡胄大懼乃斬天獸送首山陽信之將數十人馳入頡胄伏甲斬之送首梁武以州歸

又曰梁武帝發雍州東下雍州令襄陽郡大軍次江寧梁武使呂僧珎與王茂率精兵先登梁武頓於越城呂僧珎猶守白坂齊主東昏將李居士密覘知城中衆少率鋭卒萬人直來攻城僧珎謂將士曰今力旣不敵不可與戰可勿遥射須至壍裡當并力破之俄而皆越壍拔栅僧珎分人上城大石俱發自率馬步三百人出其後守隅

者復踰城而下內外齊擊居士等應時奔散

三國典畧曰侯景叛段韶夾渦而軍潛於上風縱火景衆騎入水出而却走草濕火不復然

梁書曰司州刺史陳慶之率圍東魏南荆州東魏將堯雄行臺侯景救之雄曰㣲堆梁之北面重鎮因其空虛攻之必尅彼若聞難荆圍自解此所謂機不可失也遂率衆攻之慶之果棄荆州來未至雄陷其城擒梁鎮將㣲元廣

又曰陳慶之晉仲宗伐後魏之渦陽渦孤和切魏遣將元昭等率兵衆援前軍至駞間去渦慶之欲逆戰諸將以賊之前鋒必是輕鋭與戰若捷不足為功如其不利沮我軍勢兵法所謂以逸待勞不如勿擊慶之曰魏人遠來皆以疲倦去我既遠必不見疑及其未集須挫其氣出其不意必無敗理且聞虜所據營林甚密必不夜出諸君若皆疑惑慶之請獨取之於是與麾下二百騎奔擊破軍其前軍魏人震恐

又曰梁襄州刺史柳仲禮留其長史馬岫守安陸自率步騎一萬寇西魏上將楊忠帥衆南伐攻梁隨尅之進圍安陸仲禮聞隨郡陷恐安陸不可守遂馳歸赴援諸將恐仲禮至則安陸難下請急攻之忠曰攻守勢殊未可卒拔若引日勞師表裏受敵非計也南人多習水軍不閑野戰仲禮迴師已有近路吾出其不意以奇兵襲之彼怠我奮一舉必尅則安陸不攻自拔諸城可傳檄而定也於是選騎二千銜枚夜進遇仲禮於漴頭漴音崇水

所衡日湪忠親自陷陣擒仲禮悉俘其衆安陸及竟陵郡如忠所策

陳書曰周炅鎮安蘄等州高齊遣將陸騫以衆二萬出自巴蘄與炅戰炅留羸弱輜重設疑兵以當之自率精鋭由間道邀其後大敗騫軍虜獲器械馬驢不可勝數

北史曰後魏濟陰王新成頗有武畧庫莫奚侵擾詔新成討之新成乃多為毒酒賊逼便棄營而去賊至竟飲遂簡輕騎擊之俘馘甚多

又曰梁將趙祖悅率水軍偷據峽石後魏將崔延伯率兵討之延伯夾淮為營遂取車輪去輞削銳其輻接對揉竹為絙（揉人久切）貫連相屬並十餘道横水為橋兩頭施大轆轤出没任情不可燒斫既斷祖悅走路又令舟舸不通梁氏援軍不能赴救祖悅合軍咸見俘虜

後魏書曰太武征夏赫連昌於統萬城師次城下收衆僞退昌鼓譟而前會有風雨從東南來沙塵昏冥宦者趙倪進曰今風從賊後來我彼向背天助人將士飢

渴願陛下避之更待後日崔浩曰是何言歟千日制勝一日之中豈得變易賊前行不止後以左右騎分軍隱出掩擊不意風道在人豈有常也帝從之公騎直入賊軍大潰

又曰雍州刺史蕭寶寅據州反尚書僕射長孫稚討之軍次弘農副將楊侃曰昔魏武與韓遂馬超挾關為壘勝負之理久而無決豈才雄相類筭畧抗衡當以河山險阻難用智力令賊守潼關全據形勝縱曹操更出亦無

所逞奇必須壯取蒲坂飛棹西岸置兵死地人有鬬心潼

關之賊必覩風而散諸處既平長安自尅稚曰賊黨薛

脩義已圍河東薛風賢又保安邑都督宗正珎孫停師

坂久不能進雖有此計猶用為疑偘曰珎孫本行陳一

夫因緣進達可為人使未可使人一旦受元帥之任處

分三軍精神亂矣寧堪賊河東理在蒲坂西帶河湄所

部之人多在東境脩義驅率壯勇西圍郡邑父老妻弱

尚寶舊村若卒一臨方寸各亂人人思歸則郡圍自解

不戰而勝昭然在目稚從之令其子彥等領騎與偘於弘農北度所統悉是騎士習於野戰未可攻城便據石錐壁偘乃班告曰令且停車於此以待步卒兼觀人情向背然後行若送降名者各自還村候臺軍舉烽火亦應之以明降款其無應烽者即是不降之村須殄戮賞賚軍士民遂傳相告取未實降者亦許舉烽一宿之間火遍數百里內寶寅將時圍河東不測所以各自散歸長安賊平偘頗有力

又曰河北賊葛榮别帥韓婁郝長等有衆數萬屯據薊城遣將侯泉率騎七百討之泉遂廣張聲勢多設供具親以數騎深入婁境欲執行人以問虛實去薊百餘里值賊帥陳州馬步萬餘泉遂潛伏以乘其背大破之虜其卒五千餘人尋還其馬伏縱令入城左右諫曰既獲賊衆何為復資遣之也泉曰我兵既少不可力戰事須為計以離隙之泉度其已至遂率騎夜進昧旦叩其城門韓婁果疑降卒為泉内應遂遁走追擒之

又曰河北賊葛榮率衆將向洛陽衆號百萬大將軍爾朱榮之卒精騎七千馬皆有副倍道兼行東出滏口葛榮自鄴以北列陣數十里箕張而進榮潛軍山谷為奇兵分督將以上三人為一處處有數百騎令所在揚塵鼓譟使賊不測多少又以人馬逼戰刀不如棒不聽斬級以棒棒之慮廢騰逐也乃分命壯勇所當衝突號令嚴明將士同奮榮身自陷陣出於賊後表裡合擊大破之於陳葛榮遂擒

又曰傅永守楚王戍蕭齊將裴叔業來攻永令塡塹外塹夜伏戰士千人於城外曉而叔業至頓於城東列陣將置長圍永所伏兵於道左擊其後軍破之叔業乃令將佐守所列之陣自率精甲數千救之永上門樓觀叔業南行五六里許便開門奮擊遂摧破之叔業進退失國於是奔走左右欲追之永曰弱卒不滿三千彼精甲尤盛非力屈而敗直墮吾計中耳既不測吾之虛實足喪其膽俘此足矣何暇逐之

又曰太武帝親征後燕將慕容德于鄴戰前軍敗績德又欲攻之别駕韓諱進曰今魏不可擊者四燕不宜動者三魏懸軍遠入利在野戰一不可擊也深入近畿致兵死地二不可擊也前鋒既敗後陣方固三不可擊也彼衆我寡四不可擊也官軍自戰其地一不可動動而不勝衆心不固二不宜動隍池未脩敵來無備三不宜動此皆兵機也深溝高壘以逸待勞彼千里饋糧野無所掠久則三軍靡資攻則衆旅多斃師老釁生詳而圖

之可以捷也德曰韓別駕之言良平之策也
又曰大將廣陽王元深伐北國使于謹單騎入敵中示
以恩信於是西部鐵勒隊長也列河等萬餘户並款附
相率南遷廣陽欲與謹至折敦嶺迎接之謹曰破六汙
拔陵兵衆不少聞也列河等歸附必來要擊彼若先據
險要則難與爭鋒今以列河等餌當竟來抄掠然後設
伏而待必指掌破之廣陽然其計拔陵果來邀擊破也
列河於嶺上部衆皆没謹伏兵發賊遂大敗悉收列河

之衆也

太平御覽卷二百八十七

太平御覽卷二百八十八

宋 李昉等 撰

兵部十九

機畧七

機畧七

三國典畧曰周賀若敦陳侯瑱相拒於湘州敦恐瑱知其粮少乃於營内聚土覆之以米名其側近村人佯有所防令其

遥見塡以為實乃據守要險以老敦師敦又故脩壁壘示以持久土人乘輕騎載米粟籠雞鴨以餉塡軍敦患之乃僞為土人裝船内甲士其中塡兵見船至送米爭取敦甲士出而擒之

後周書曰太祖以王羆為大都督鎮華州魏孝武西遷拜驃騎大將軍加侍中開府嘗修州城未畢梯在外齊神武遣韓軌司馬子如從河東宵濟襲羆羆不之覺比曉軌衆已乘梯入城羆尚卧未起聞閤外洶洶有聲便袒身露髻徒跣持一白挺大呼而出敵見之驚逐至東

門左右稍集合戰破之軌衆遂投城遁走

又曰陸騰守陵州木籠獠恃險麤獷每行抄刼詔騰討之獠既因山爲城攻之未可拔騰遂於城下多設聲樂及諸雜伎示無戰心諸賊果棄其兵仗或攜妻子臨城觀樂騰知其無備密令衆軍俱上諸賊惶懼不知所爲遂縱兵討擊盡破之

又曰楊忠梁雍州刺史岳陽王蕭詧雖稱藩附而尚有二心自樊城觀兵於漢濵易旗遞進實騎二千詧登樓

望之以為三萬懼而服焉

又曰韓褎為汾州刺史界北接太原當敵之衝先是高齊寇數入人廢耕桑前後刺史莫能防扞褎至適會寇來褎乃不下屬縣人既不及設備以故多被抄掠齊人喜相謂曰汾州不覺吾至先未集兵今者之還必莫能追攝我矣由是益懈不為營壘褎已先勒精鋭伏北山中分據險阻邀其歸路乘其衆怠縱伏擊之盡獲其衆

又曰東魏寇龍門屯軍蒲坂造三道浮橋渡河又遣其

將竇泰趣潼關高敖曹圍洛州太祖出軍廣陽召諸將曰賊今犄吾三面又造浮橋於河示欲必渡是欲綴吾軍使竇泰西入耳久與相持其計得行非良策也且歡起兵以來泰每為先其下多鋭卒屢勝而驕今出其不意襲之必克克泰則歡不戰而自走矣諸將咸曰賊在近捨而遠襲事若蹉跌悔無及也太祖曰歡前襲關吾軍不過霸上今者大來兵未出郊賊顧謂吾但自守耳無遠鬬意又忸於得志有輕我之心乘此擊之何往不

克賊雖造橋未能徑度比五日中吾取竇泰必矣公等
勿疑庚戌太祖率騎六千還長安聲言欲保隴右辛亥
謁帝而潛出軍癸丑旦至小關竇泰卒聞軍至惶懼依
山為陳未及成列太祖縱兵擊破之盡俘其衆萬餘人
斬泰傳首長安高敖曹適陷洛州執刺史泉企聞泰之
歿焚輜重棄城走齊神武亦撤橋而退
通典曰後周末隋文帝為丞相益州總管王謙舉兵拒
命隋文遣將梁睿討之進至龍門謙將趙儼秦會擁衆

十萬據嶮為營周亘三十里睿令將士銜枚出間道四面奮擊破之王謙又令高阿那懷達奚惎惎渠記切等以盛兵攻利州聞梁睿將至惎分兵據開遠睿顧謂將士曰此虜要欲遏吾兵勢吾當出其不意破之必矣遣一將趨劍閣一將指巴西一將水軍入嘉陵睿遣將分道攻惎自午及申破之惎奔歸於謙睿進逼成都謙令達奚惎城守親率精兵五萬背城結陣睿擊之謙不利將入城惎以城降謙將麾下三十騎遁走斬之

又曰後周將法尚初自陳來歸陳將樊猛濟江討之法尚遣部曲督韓朗詐為背已奔於陳偽告猛曰法尚部兵不願降北人皆竊議盡欲叛還若得軍來必無鬭者自當於陣倒戈耳猛以為然引師急進法尚乃佯為畏懼自保於江曲猛陳兵挑戰法尚先伏輕船於浦中又伏精鋭於古村之北自張旗幟逆流拒之戰數合偽退登岸投古村猛捨舟逐之法尚又疾走行數里與村北軍合復前擊猛猛走退赴船既而浦中伏船取其舟檝

建周旗幟猛於是大敗僅以身免
又曰後周末隋文帝輔政周大將軍尉遲迥在河北拒
命河南州縣多從迥遣將檀讓屯城武別將高士儒屯
永昌隋將于仲文詐移書州縣曰大軍將至可移積粟
讓謂仲文未能卒至方椎牛享士仲文知其怠選精騎
襲之一日便至遂拔城武迥將席毗羅衆十萬屯於沛
縣將攻徐州其妻子住金鄉仲文遣人詐謂毗羅使者
謂金鄉城主徐善淨曰檀讓明日午到金鄉將宣蜀公

令即尉遲迥賞賜將士金鄉人謂為信然皆喜仲文簡精兵偽建迥旗幟倍道而進善淨遥見仲文軍且至以為檀讓乃出迎謁仲文執之遂取金鄉諸將多勸屠之仲文曰此城是毗羅起兵之所當寛其妻子其兵可自歸如即屠之彼意絶矣衆皆稱善于是毗羅恃衆來薄官軍仲文背城結陣出軍數里設伏於麻田中兩陣纔合伏兵發俱曳柴鼓譟塵埃蔽天毗羅軍大潰仲文乘之賊皆投溹水而死水為之不流獲檀讓檻送京師河南悉平

又曰後周末隋文帝作相遣將于仲文先以兵定關東破尉遲迥將檀讓初仲文在蓼隄諸將皆曰軍自遠來士馬疲弊不可决勝仲文令三軍趣食列陣大戰既而破賊諸將皆謂曰前兵疲不可交戰竟而尅勝其計安在仲文笑曰吾所部皆山東人果於進不宜持久乘勢擊之所以制勝諸將皆以為非所及

又曰後周將達奚長儒圍陳將吳明徹於吕梁陳遣驍將劉景率勁勇七千來為聲援長儒於是取車輪數百

繫以大石沉之清水連轂相次以待景軍景至船礙輪不得進長儒乃縱奇兵水陸俱發大破之擒明徹

又曰後周遣將率突厥之衆逼齊晉陽齊將段韶禦之時大雪之後周人以步卒為前鋒從西山而下去城二里諸將咸欲逆擊之韶曰步人氣力勢自有限今積雪既厚逆戰非便不如陣以待之彼勞我逸破之必矣既而交戰大破之敵前鋒盡殪無復孑遺自餘通宵奔遁

又曰後周遣將討高齊師圍洛齊將段韶禦之韶登邙

坂聊欲觀周軍形勢至太和谷便值周軍即遣馳告諸營與諸將結陣以待之周軍以步人在前上逆戰韶以彼徒我騎且却且引待其力獘乃遣下馬擊之短兵始交周人大潰洛城之圍並即奔遁

又曰西魏末岷州羌據州城反魏將獨孤信討之勒兵向萬年頓三交谷口賊并力拒守信因詭道趣綢松嶺（綢直由切）賊不虞信兵之至觀風奔潰乘勝逐北徑至城下賊遂出降

又曰西魏末涼州刺史宇文仲和據州不受代魏將獨孤信率兵討之仲和嬰城固守信夜命諸將以衝梯攻其東北信親率壯士襲其西南遲明克之遲直吏切未明也天未明之時遂已襲之事畢然後天明明遲於事耳

又曰西魏末蠕蠕侵魏魏大將元纂禦之蠕蠕遂逃出塞纂命將于謹率二千騎追之至郁𨞵原前後十七戰盡降其衆率輕騎出塞覘賊屬鐵勒數千騎奄至謹以衆寡不敵退必不免乃散其衆騎使匿叢薄間又使人

升山指麾若分部軍衆者賊遥見雖疑有伏兵既恃其衆不以為慮乃進軍逼謹謹常乘駿馬一紫一騧賊先所識乃使二人各乘一馬突陣而出賊以為謹也皆爭逐之謹乃率餘軍擊其追騎賊遂奔走因得入寨

又曰西魏末遣將史寧與突厥木汗可汗同伐吐谷渾俱會於青海寧謂木汗曰樹敦賀真二城是吐谷渾巢穴今若拔其本根餘種自然離散此上策也木汗從之即分為兩軍木汗從北道向賀真寧趣樹敦吐谷渾婆

周王率衆逆寧寧擊斬之踰山履險遂至樹敦即吐谷渾之舊都多諸珍藏而其主先已奔賀真留其征南王及數千人固守寧進兵攻之偽退果開門逐之因迴兵奮擊門未及闔寧兵遂得入生獲其征南王俘虜男女財寶盡歸諸突厥

又曰東魏西荆州為梁將曹義宗所圍東魏召人赴救慕容儼應募赴之時東魏北清太守宋帶劍謀叛清音育儼乃輕騎出其不意直至城語云大軍已到太守何不

出迎帶劍造次惶恐不知所為便出迎儼即執之一郡遂定

又曰東魏初齊神武破爾朱兆兆奔保秀容分兵守險出入抄掠神武每揚聲云欲討之師出復止如此者數四神武揣兆歳首必應會飲使將竇泰率精騎先一日一夜行三百里兆軍民人因宴休惰忽見泰軍莫不奪氣因此而尅之

又曰東魏遣齊神武率兵伐西魏大軍濟河集諸將議

進趣之計斛律羌舉曰宇文黑獺雖聚凶黨强弱可知固守無粮援可恃今揣其情似同困獸若不與之戰而逕趨長安長安空虛可不戰而尅拔其根本彼無所歸則黑獺之首懸於軍門矣諸將議有同遂戰於渭曲大敗而歸齊神武違之故敗也

又曰東魏末齊神武薨子澄立侯景叛歸梁而圍彭城澄遣慕容紹宗討之將戰紹宗以梁人剽悍恐其衆之撓也一一引將卒而誑之曰我當詐退誘梁人使前汝可

擊之皆申明誡之景又命梁人逐北勿過二里會戰紹宗實敗走梁人不用景言乘敗深入魏人以紹宗言為信爭共掩擊遂大破之

又曰東魏遣將斛律金寇西魏洛陽師至於河北周文帝患其度河乃於上流縱火船而下以燒河橋金先備小艇半盛以水鐵鎖連之亘絕中流火船至而不前須臾火滅而橋獲存遂進軍洛陽

又曰東魏遣齊神武伐西魏軍至許原西周文帝至渭

南徵諸州兵皆來會乃召諸將謂之曰高歡越山度河遠來至此天亡之時今及其新至便可擊之即造浮橋於渭令軍人賫三日粮輕騎渡渭南夾渭而軍至沙苑距齊神武軍六十餘里齊神武聞周文至引軍來會覘周軍少竟馳而進不行列總萃於左軍兵將交周文鳴鼓士皆奮起其將于謹等六軍與之合戰李弼等率鐵騎橫擊之絶其軍為二遂大破之斬六千餘級臨陣降者二萬餘人齊神武夜遁追至河上復大尅獲前後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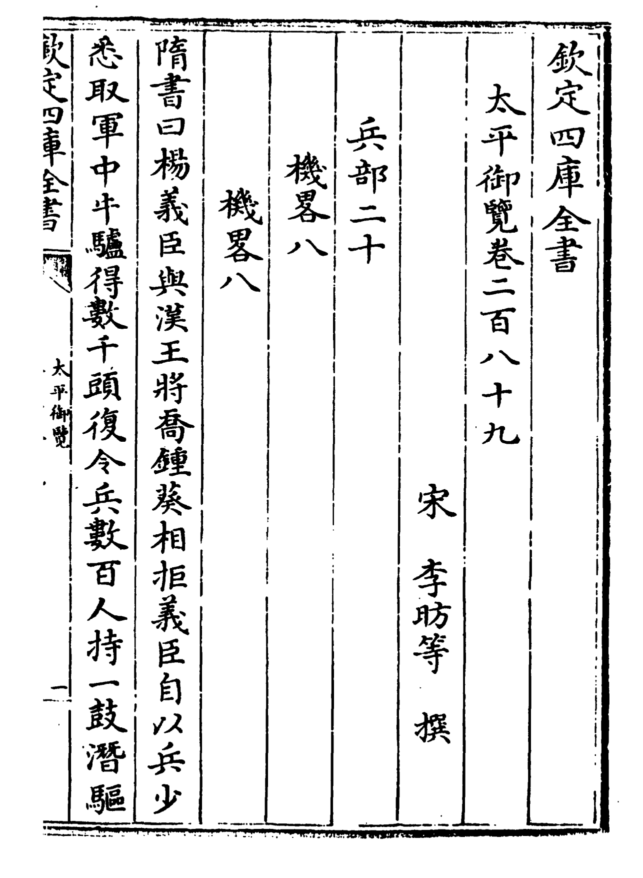
其卒七萬留其甲士二萬餘悉縱歸

又曰齊神武大舉伐西魏將渡蒲津其將薛琡曰琡昌六切西賊連年饑饉但宜置兵諸道勿與野戰比及來年麥秋人衆盡應餓死西賊自然歸降願無渡河也侯景亦曰今者之舉兵衆極大萬一不捷卒難收斂不如分爲二軍相繼而進前軍若勝後軍全力前軍若敗後軍承之神武皆弗納遂有沙苑之敗

又曰齊神武與魏孝武帝搆隙自太原舉兵逼洛陽帝

遣將元斌之斛斯椿鎮武牢椿丑倫反遣使告周文帝文帝謂左右曰高歡數日行八九百里曉兵者所忌正須乘便擊之而主上以萬乘之重不能渡河決戰方緣津據守且長河萬里扞禦為難若一處得渡大事去矣果如其言帝西奔長安

太平御覽卷二百八十八



太平御覽卷二百八十九
宋 李昉等 撰
兵部二十
機畧八
機畧八
隋書曰楊義臣與漢王將喬鍾葵相拒義臣自以兵少
悉取軍中牛驢得數千頭復令兵數百人持一鼓潛驅

之澗谷間出其不意義臣餔後復與鍾葵戰兵初合命
驅牛驢者疾進一時鳴鼓塵埃漲天鍾葵軍不知以為
伏兵發因而大潰縱擊破之以功進位上大將軍
又曰長孫晟討突厥達頭密定計曰突厥飲泉亦可行
毒因取諸藥毒水上流達頭人畜飲之多死於是大驚
曰天雨惡水其亡我乎因夜遁晟追之斬首千餘級
又曰高熲獻取陳之策曰江北地寒田收差晚江南土
熱水田早熟量彼收穫之際徵集士馬聲言掩襲必屯

兵禦守足得廢其農時彼既聚兵我便解甲再三若此賊以為常後雖集兵彼必不信持疑之頃我乃濟師登陸而戰兵氣益壯文帝行其策陳人益弊

又曰賀若弼鎮淮南先是弼請緣江防人每交代之際必集歷陽於是大列旗幟營幕野陳人以為大兵至悉發國中士馬既知防人交代其衆復散後以為常不復設備其後弼以大軍濟江陳人弗之覺也遂滅陳

通典曰隋末王世充與李密相持於東都充夜渡陳於洛水

之北其時密亦渡洛水陳兵與充相對月城西至石窟密兵多馬騎長槍宜路寛放縱充兵多戈兵𤡬𤡬宜臨險然南逼洛水北限天山地形偏促騎不成列縱𤡬戲之密軍失利密與數子登船南濟自餘兵馬皆東走月城充乘勝長驅直至月城下密既渡南岸即策馬西上直向充本營左右麾旌相繼而至充營内見密兵來逼急連舉六烽充乃捨月城之圍收兵西退自洛北達於黒石中間四十餘里奔赴顛狽大喪師徒密之行也東北之圍不救而自解西南之寇不戰而成

功充伏其權奇不復輕出

又曰隋漢王諒據并州及隋將楊素率衆數萬討諒時晉絳呂三州並為諒城守素各以二千人縻之而去諒遣將趙子開擁衆十餘萬横絶徑路屯據高壁嶺布陣五十里素令諸將以兵臨之自引兵入霍山縁崖谷而進直指其營一戰破之殺獲數萬

又曰隋開皇中文帝大議伐陳諸將皆云大江濶遠兵不習水以此為疑不若登南岸秦兵一可當百襄邑公

賀若弼獻十策其一事請多造船須船既多賊必防擬更甚今南地無馬請付傍江諸州二十歲已上老馬令飼以平陳為名賊必懼求馬擬戰客勅刺史私賣博大船江南下濕特不宜馬不逾周年並當死盡終不為彼用陳主陳叔寶果造大船市馬輸船既多方覺不便而止高熲請所博得船運諸州米貯壽陽城役徒於壽陽穿大池以魚蓮遨遊為名造船教水戰仍以賀若弼為壽州總管終以此平陳

又曰隋將軍劉方率兵討林邑國其王梵志率其徒乘巨象而戰方軍不利方於是多掘小坑草覆其上因以兵挑之梵志悉衆而陣方以戰偽奔北梵志逐之至坑所其衆多陷轉相驚駭軍遂亂縱兵擊大破之

又曰隋末宇文化及殺煬帝復悉兵來攻李密於黎陽密知化及粮且盡因偽與和弊其衆化及弗之悟大喜恣其兵食兾密饋之會密下有人獲罪亡投化及具以告密情化及大怒其食又盡乃度永濟渠與密戰於童

山之下自辰達酉溶為流矢所中頓於汲縣化及掠及郡北趣魏縣其將王智略張童仁等率所部兵歸於溶者前後相繼

又曰隋末楊玄感反攻東都刑部尚書衛玄與戰兵始會玄感詐令人大呼曰官軍已得玄感矣官軍稍怠玄感與數千騎乘之衛玄兵於是大潰

又曰隋煬帝征高麗隋將于仲文率軍從樂浪道軍次烏骨城仲文簡羸馬驢數千置於軍後既而率衆東過

高麗出兵掩襲輜重仲文迴擊大破之

又曰隋漢王諒作亂遣其將余公理自太行下河内隋將史祥討之軍於河陰久不得濟祥謂軍吏曰余公理輕而無謀才用素不足稱又新得志謂其衆可恃恃衆必驕且河北人先不習兵所謂擁市人而戰不足圖也乃令軍中修攻具攻河陽公理使諜知之果屯兵於陽内城以備祥祥於是艤船河南公理聚甲兵以當之祥乃簡精銳於下流潛度公理率衆拒之祥至溴水溴古闃反

兩軍相對公理未成列祥縱擊大破之

又曰隋末李密破宇文化及還其勁兵良馬多死隋將王充守東都欲乘其弊練精勇得二萬餘人馬千餘疋於洛水南密軍偃師北山上時密新得志於化及有輕充之心不設壁壘充夜遣三百餘騎潛入北山伏谿谷之中令軍士秣馬蓐食既而宵濟人奔馬馳遲明而薄密出兵應之陣未成列而兩軍合戰其伏兵蔽山而上潛登北原乘高而下馳壓密營營中大亂無能拒之者

即入縱火客軍大驚而潰

唐書曰太宗屯虎牢竇建德悉衆而南陳兵於汜水王充將郭士衡陣於南周亘數里鼓譟請戰諸將大懼太宗數騎升高丘安坐以望之謂諸將曰賊起山東未見大敵今度險而囂是無正令逼城而陣有輕我也我按兵不出彼乃氣衰陣久卒饑勢將自退追而擊之何往不尅吾與公等為約必以午後破之如或不然寡人為無謀矣建德乃遣兵涉汜水太宗令總管王君廓以少

擊之待河北馬渡方欲與建德列陣自辰至午士卒饑寒人皆坐列又爭飲水太宗乃令宇文士及將三百騎經賊陣之西馳而南上誡之曰賊若不動汝宜引歸如覺動宜出東面士及纔過賊衆果動逡廵欲退太宗曰可以擊也親率輕騎追而及之衆軍繼至建德迴師陣未及整列太宗先登以擊之所向皆靡俄而衆軍合戰囂塵四起太宗率史大柰程知節秦叔寶宇文歆等纒幡而入出其陣後張我旗幟賊顧見之衆乃大潰追奔

三十里斬首三千餘級虜其衆五萬餘人一時放散

又曰太宗討劉黒闥相持兩月餘黒闥率步騎二萬南渡洺水結陣而至晨壓我營太宗遣輕騎當之賊皆殊死戰於是親率精騎擊賊馬軍破之因乘勝蹂其步軍自午及昏諸軍四合賊大潰斬首萬餘級溺水死者及千人黒闥與二百騎北走悉虜其衆先是太宗遣兵堰洺上流令黒闥得渡及戰之日遽令決堰水大至深丈餘賊衆以為神由是敗走

又曰武德中突厥突利頡利二可汗到原州太宗率兵拒之雨甚太宗乃召諸將謂之曰虜控弦鳴鏑弓馬是憑今雨彌時弧矢俱弊突厥人衆如鳥鎩所介切羽我屋宿火食槍槊犀利料我之逸揣敵所勞此而不乘夫復何待令欲先令勁兵亂其陣乃率突騎驅其後虜俗進不相讓退不相救自此以北澗谷深長特有一道魚貫以度因而迫之彼十萬騎坑穽中物耳追至黃河縱不盡擒必當十獲八九此曉兵者所共解諸君勿疑於是

潛師夜出冐雨而進醜徒震駭因縱反間於突利悦而歸心二可汗内離頡利欲戰不可因請和而去

又曰貞觀中蘇定方率兵討突厥賀魯大雪平地二尺軍中咸請停兵候晴定方曰虜恃雪深謂我不能前進必當憩息追之可及若緩以縱之則漸遠難追省日兼功在此舉也於是勒兵凌雪晝夜兼進所經收其人衆遂至雙河去賀魯所居二百餘里布陣長驅徑至金牙山賀魯牙帳時賀魯集衆欲獵定方縱兵擊之盡破其

牙帳生擒數萬人賀魯脫走投石國定方於是悉命諸部歸其所居埋瘞骸骨存問疾苦復其産業賀魯所擄掠者悉檢責還之於是西域諸國安堵如故令副將蕭嗣業往石國以追賀魯遂擒歸於京師

又曰貞觀中突厥諸部離叛朝廷將圖進取以李靖為代州道行軍總管率驍騎三千自馬邑出其不意直趨惡陽嶺以逼之突利可汗不虞於靖見官軍掩至相謂曰唐兵若不傾國而來靖豈孤軍而至一日數驚四年

靖進擊定襄城破之突厥諸部落並走磧北突利可汗來奔

又曰貞觀中吐谷渾寇邊以李靖為西海道行軍大總管統兵部尚書侯君集刑部尚書任城王道宗等五總管征之軍次伏俟城吐谷渾燒去野草以餧我師退保大非川諸將咸曰春草未生馬已羸瘦不可赴敵唯靖決計而進深入敵境遂踰積石山前後戰數十合殺傷者甚衆大破其國

又曰武德中突厥突利頡利二可汗到原州太宗率兵拒之兩陣將交太宗以數騎出謂之曰不念昔日香火之言乃來相侵知二可汗外同内異故以此言疑之頡利見太宗輕出又聞香火之言乃隂猜突利因遣使曰王不須慮我無惡意更欲與王自斷當耳於是斂軍引却

又曰貞觀中北狄鐵勒薛延陁發同羅僕骨迴紇等衆合二十萬度漢屯白道川據善陽嶺以擊突厥可汗李

思摩之部思摩引其種落走朔州留精騎以拒戰延陁乗之及塞太宗令張儉李勣等率兵數道擊之時太宗誡之曰延陀負其兵力踰漠而來經途數千馬已疲瘦夫用兵之道見利速進不利速退其掩思摩不能疾擊思摩既入長城又不能速退吾先勑思摩燒薙秋草延陁粮實日盡野無所獲頃者偵人來云其馬齧林木枝皮畧盡卿等掎角思摩不須前戰俟其將退一時奮擊制勝之舉也於是李勣擊延陁之衆破之先是延陀

擊突厥沙鉢羅及社爾皆以步兵戰而勝及其將來寇也先講武於國中教習步戰每五人以一人經習戰陣者使執馬而四人前戰克勝即授馬以追奔失於應接罪至於死沒其家口以賞戰人至是遂行其法突厥先合輒退延陁乗勝而逐之勣兵拒擊而延陁萬矢俱發傷我戰馬李勣乃令去馬步陳率長矟數百為隊齊奮以衝之其衆潰散副總管薛萬徹率數千騎收其執馬者其衆失馬莫知所從因擊之乃大敗

又曰武后初徐敬業起兵於揚州武太后令將軍李孝逸討之敬業拒於高郵之下阿谿敬業置陣既久士卒多疲怠皆顧瞻陣不能整孝逸遂率衆擊之因風縱火敬業懼燒而退孝逸進擊大破之

又曰武德中薛萬均與羅藝守幽燕竇建德率衆十萬乘至范陽萬均謂藝曰衆寡不敵今若兵鬬百戰百敗當以計取可令羸兵弱馬阻水背城為陣以誘之賊若渡水請公精騎百人伏於城側待其半渡而擊之破之

必矣從之建德引兵渡水萬均擊之大破

又曰武德初王世充據東都太宗往征之屯青城宮營壘未立王世充衆三萬自方諸門出臨穀水以禦大軍諸將大懼太宗以精騎陳於北邙登後魏宣武陵以觀賊陣謂左右曰賊勢迫矣悉衆而出利在一戰今日破之其後不能出矣乃令屈突通率步卒五千度水布陣以當之因戒通曰待兵交即放煙吾當率馬軍南下兵纔接太宗以騎衝之挺身先進表裡賊勢衆殊死戰散

而復合者數焉地既險隘賊多䋿攢攢鋋也䋿算也騎戰稍難
太宗親自射之莫不應弦而倒辰起及午賊衆始退因
乘之迫於城塹俘斬七千人自是不敢復出
又曰高宗遣將裴行儉討突厥於黑山至朔州謂其下
曰兵法尚詐者以權謀制敵也若御其下則非誠信不
可行遣副將蕭嗣業運粮被掠兵多餧死所以敗也狡
寇忸怵不可以不備乃詐為粮軍三百乘每車伏壯士
五人各齎陌刀勁弩以羸兵數百人援之兼伏精兵居

險以待之賊果大下羸兵棄車散走賊驅馬就泉井解鞍牧馬方擬取粮車中壯士齊發伏兵亦至殺獲殆盡賊衆奔潰自是續遣粮運無近之者

又曰馬燧爲魏博招討使田悅求救於淄青恒州李納遣大將衛俊將兵僅萬人以救悅李惟岳亦遣二千餘人救悅收合散兵二萬餘壁於洹水淄青軍其東恒州軍其西首尾相應燧帥諸軍進屯於鄴奏請益河陽兵詔遣河陽節度使李芃將兵會之軍次於漳悅遣將王

光進以兵守長橋築月城以為固軍不得度燧乃於下流以兵車數百乘維鐵鎖絶中流實以土囊以遏水水稍淺諸軍畢渡是時軍粮少悅深壁不戰欲老燧軍燧令諸將持十日粮以進前次倉口與悅等夾洹水而軍李抱真等問曰粮少深入何也燧曰粮少利速戰兵法善於致人而不致於人今田悅與淄青恒州三軍為首尾計以老我師若分軍擊其左右兵少未必可破悅且來救是前後受敵也兵法所謂攻其必救固當戰也燧

為諸公合而破之燧乃造三橋逾洹水日挑戰悅不敢出洹水兵自以軍少懼為燧所并引軍合於田悅燧令於軍中曰悅死傷之餘安敢出戰所恃者淄青軍爾吾當先破納軍則田悅坐受降也淄青軍聞懼亦引軍合於田悅燧明日復挑戰乃伏兵萬人欲邀之燧乃令諸軍半夜皆食先雞鳴時擊鼓潛率師傍洹水西徑趨魏州令曰聞賊至即為陣又令百騎鳴鼓角留於後乃抱薪持火待軍止鼓角匿其旁伺悅軍渡焚其橋軍行十

數里悦乃率淄青恒州兵步騎四萬餘踰掩其後乘風縱火鼓譟而進燧乃坐軍前除草斬榛棘廣百步以為陳募勇士得五千餘人分為前引以俟賊至比悦軍至則火息氣乏力少衰乃縱擊之悦大敗時神策昭義河陽軍少却河東軍勝諸軍還鬭合擊之大破迫切洹水悦軍走橋橋已焚矣悦軍亂赴水斬首二萬殺賊大將孫晉卿安墨啜生獲三千餘人溺水死者不可勝數淄青軍殆盡死者相枕藉三十里悦收兵得千餘人夜走

至魏州

又曰元和十二年唐鄧節度使李愬奏以九月二十六日圍蔡州吴房縣攻其外城毁之斬首千餘級初將出攻左右曰以往亡日請避之愬曰賊以往亡謂吾不能來正可擊也及戰勝而歸賊以梟騎五百追愬愬下馬據胡牀令於衆曰後廻戈者斬由是衆悉力戰射殺賊將孫忠憲賊衆乃退或勸愬曰乘其退可拔吴房愬曰取之賊必合勢而固其穴不如留之使分其力

太平御覽卷二百八十九